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三十九至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許蔭培

古文集成卷三十九

宋 王霆震 編

前巳集一

論

封建論 柳子厚

迂齋批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絶好所謂强辭奪正理

東萊批註增入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

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不取封建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呂曰起伏不初無有以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應勢不可一句彼其初與萬物皆生直推向前去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此等議論自不可破其智而明者所伏必

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此說鄉胥里師之屬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此說天子○呂曰結一段意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

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而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呂曰封建本意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省文及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呂曰容輪運而輻集合而為朝覲會同離而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歴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

樊仲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令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率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陵夷迄於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宣三年射王中肩者有之左桓五年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左隱七年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歷數封建之失蓋其意不喜此制○呂曰結周語好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判為十二十二諸侯見史記表合為七國七雄見史記威分於陪臣之邦呂曰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為諸侯等事是也國

殄於後封之秦史秦記其先有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為附庸邑之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盡獻其邑莊襄王元年東周謀秦秦誅之盡入其國則周之敗端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史秦始皇紀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明明是取他郡縣又見有許多失處却推向他處去以為非郡縣之過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耡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呂曰謂陳勝吳廣之徒人怨於下而吏

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前漢諸侯王表）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匈奴傳）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呂曰謂吳楚之屬事見本傳）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十分取之）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此句言州縣之制）唐興制州邑立守宰（唐地理志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

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言州與郡不叛州縣之利可知○呂曰謂魏傅盧龍之屬事見藩鎮傳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出脱○呂曰間架○事見史記十二諸侯世家秦之事迹亦斷可

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呂曰事見史記趙高李斯傳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呂曰淮南厲王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楚王戊孝景三年反誅之類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縣可謂理且安矣

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前田叔傳）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並本傳）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呂曰上四人下三句結得用事法）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此固郡縣之得然失亦在此）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只因漢有許多不好事故子厚得以為辭）締交合從之謀

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四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吴王濞傳）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呂曰閒祭）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賈誼治安策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通典職官篇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内侯凡九等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

侯伯子男及鄉亭闗內等侯凡十五等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者也慨前封建非聖人意也一句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皆是強辭初非正理然就其說中可謂警策矣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從不得三字綴下來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

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呂曰承得好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十分取之有激之論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呂曰罪封建豈聖人

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復古王者之制論　胡澹菴

荀卿知有三代而不知有一王之法知天之無王而不究尊王之義知矯革時弊而適以啓天下之紛紛嗚呼卿乎以春秋之義責之則不免為罪人也卿之復古之說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謂復古當以三代為準也謂天下之無王可閔也是直以矯革時弊自任亦有意乎春秋而作也愚謂卿之意則善而其說則疏也夫

隆虛談者不濟實用古今之通患士大夫立人之朝高言大論誰不自期以臯陶稷契亦誰不許其君以堯舜三代言則高矣其尚論古人則善矣幸而偶合古人之塵迹亦足以聳動時主之觀聽矣然鹿豕魚鱉世所珍者人子誰不欲獻於親而居山者不能致魚鱉居澤者不能致鹿豕於其所不能致而必曰吾須此為吾親之養孰若即吾所居以求可致之物常不闕於孝養哉是則堯舜信古也三王信古也勢若不可行則徒膠空文

無益復古之實效也為是說者是未得春秋尊一王者之法之說客有難者曰子以春秋責御似矣若如子言是簠簋可去而盤杅梧棜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箜篌笙笛應奏矣春秋何取也曰春秋非惡夫異代也惡夫崇飾前古之虚荒誕幻以棄滅當代之舊制者也凡人之情貴耳賤目為朝夕所常見者人皆不注視也一覩古人之恠珍則且驚且愕抱烏號之弓以為古則必以彤盧之制為可賤保曲阜之履以為古則必以革舃之制

為可賤考追蠡存昌歜以為古則必以雅歌時饌為可賤世之好為譎恠者往往慕羲皇之高蹤蔑視祖宗之制度不啻脫屣今日變其事明日復其政改削更革畧無顧藉遂使先朝百年之基業為之一空嗚呼信如卿言三軍魯所當去也郊祀魯所當用也逆祀魯所當行也春秋不當書而譏之也曰吁子責卿亦甚矣卿非不知國家自有制度也謂凡非雅聲者舉廢也凡非舊文者舉變也凡非舊器者舉毀也以是為可以復三代也

愚則曰聲非雅聲未害也色非舊文未害也械用非舊器未害也春秋所最害者正謂兵暴而非古刑煩而非古賦斂用度之非古故凡書伐其侵其戰於某者謂某兵暴而非古也書放大夫殺大夫者謂其刑煩而非古也書初稅畆作丘甲者謂其賦斂用度之非古也不聞書曰廢其聲變其色毀其器然後為復古也必如卿言是猶飢渴瀕死而投以大羮元酒曰此其古也古則古矣其不頓仆餓踣者幾希其謂復古而適以害之春秋

所深罪也曰然則先儒稱春秋之道亦通三王則春秋豈無取於古歟曰為此說者何休也仲尼無此言也晉鑄刑鼎仲尼專以唐叔之法度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季孫問田賦仲尼專以春秋之典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屬刑古良法紂行之則弊肉刑古良法漢行之則弊井田古良法唐行之則弊三代法非本弊也後世不能復三代也故仲尼嘗論夏商損益之理矣至春秋則一以周典斷之謂其欲興復文武之緒不當雜以異

代也故其書不告朔猶朝於廟者幸其猶朝於廟以存周之遺典也是未嘗不尊一王之法也謂春秋必通於三王者此僻儒之迂論也以是又知卿言之謬也嗚呼荀卿閔天下之無王似亦有意乎春秋之作者而復古之論迂闊如此後世執其説以敗亂國家者十常八九且如襃賞一功臣直引周公錫山土田以為故事至用兵則直援春秋車戰以為法翹然遠追遐想掇取古人空談以欺其君漫不知何許有得所謂終日食龍肉而

未嘗一飽者良亦可笑然竊恠李斯師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於其師反眼若不相識及觀斯之相秦奮不顧患焚燒夫子之六經則變古也暴滅三代之諸侯則變古也列都會而廢封建則變古也破壞周公之井田則變古也是必嘗用荀卿復三代之說高而難行遂至大壞先王之法以甘心焉其父殺人其子且必行刼李斯師事荀卿而遂亂天下亦卿之詭辭恠說有以激之也吁春秋必謹始蓋重夫始為患者也卿其始作俑者乎

愚故曰以春秋之義責之則不免為罪人也嗚呼惜哉

復井田論 林之奇

齊宣王一悟仁術而可語王道之本滕文公一明性善而可與興井田之制孟子車轍未嘗淹留於一邦徜徉乎梁宋翔鶩乎鄒魯或邀而退或言而退或仕不得志而退其所拳拳者莫若齊足未嘗履其庭而心已親者莫若滕吾觀孟子童而習之壯欲舉而行之而視王道若可掌上而為之一日不遇則皇皇然不暇安席惟恐

斯民不復見堯舜文武成康之治是心何如哉然其為齊宣發明者獨詳於他國為滕公規畫者又詳於齊宣聖賢不私於齊滕必矣嗚呼欲復古者亦可以知復古之由哉古先聖明致太平恢遠業非一道也其大者曰井田井田一法富民之藪也安民之基寓兵之府也興禮樂行政教之本也有如是之良法而秦人忍壞之秦人何愚也非愚也功利之心奪之也由漢而下莫有能復之者又不惟一功利之心奪之也夫已成之法心有

一奪則壞之如覆手既壞之餘有一毫不得於心則復之如回天井田之法不幸而復於新氏之世幸而遺意粗見於太宗之時使庸醫用藥必能廢藥使賤工御馬必能廢馬井田復於新氏必廢於新氏何也井田之法廢於秦而井田之利未甞廢於秦一經新氏之害而民聞井田如畏豺虎夫安得而不廢漢復為東尚二百年未甞敢有一人談古制於朝者獨荀悦慨然明其利害猶有難行之歎蓋欲得如高祖光武之時然後可以為

之噫是非懲新氏之禍歟晉人懲之而井田亦不敢行宋齊而下吾何望焉千百年間乃有一元魏之主其施設快人意然而元魏之主非深知古也特果於立事而適當時之可者也元魏不足言而為太宗太平基地可喜也元魏有可喜太宗乃有可恨太宗宜三代矣而卒不三代愚故曰井田遺意幸而粗見於太宗之時也太宗以來議者皆曰井田可復矣可復而不復則亦有說乎愚前所謂既壞之餘有一毫不得於心則復之如回

天此古道興廢之機也將大復先王之法度必先正人主之心術以堯舜三代之臣而致其君為堯舜三代之君必能盡堯舜三代經綸天下之道智者規之仁者慮之強者達之天下井井乎其成周矣

古文集成卷三十九

古文集成卷四十

宋 王霆震 編

前巳集二

論

正統論 陳后山

統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

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力而不相尚君子必致於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

下為一學者所不論也由周而下至於五代其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其統而為閏者秦新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

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之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自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爾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

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而天命未改故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之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

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者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尚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有功於民而魏則中州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終自隋而上則為魏魏

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

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

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

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

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

而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

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以貴者以中土之無代

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

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待之也待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没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猶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况終身由之

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況言弗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於新而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比盜也而弃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弃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存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質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枉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國勢論　陳止齋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故強不易弱而弱者不易遽強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覩其強弱之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故夫積強之後雖甚懦者處之而其烈猶未可以犯積弱之久雖甚武者處之而其流亦未能以頓起昔者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國之吭而奪之地至於始皇夷名城芟傑士係百粤之頸而走匈奴天下之立者無不側足而懼也二世以庸暗承之而山東之豪傑競起以投其鋤雖嬴氏

不得再傳而其救亡奔命之師猶足以斃周章蹶魏咎潰陳兵覆田項何者其強猶故也李唐之世自中睿不綱而天下趨弱漸矣而極乎天寶之變肅宗克復兩京而不能翦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定魏地而不能俘孤窮之田悅一軍大變軍奪氣沮專以姑息稔藩鎮之驕至於憲宗海内八九為唐有矣其殘孽之存者尚頡頏自若也而死於肘腋之禍嗚呼數君者非不鋭而斷也而無救於唐衰者何也其弱久也葢嘗論秦人之勢如

康强之人空中立僵而其手足便利耳目聰明猶未可狎而侮之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薾筋力頓萎雖其脉氣猶壽而亦不能以復壯故凡善處天下之强弱者不以亟而以緩其欲敝人之强也不嬰其猶銳之鋒而欲堅守徐伺以陰入其隙欲振其國之弱則亦不悖然而忿以儌成功日夜淬礪以作其氣厚其力而後舉此酈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李訓鄭注之徒所以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高帝之入秦也酈生憂其瓦合之卒徑入

虎口而勸其盤礴陳留之間至其戰嶢關張良亦以秦未可輕試宜堅壁以陷其將需其懈而後擊之敝人之强其術固如此也訓注之徒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浮躁躑躅盡擊閹宦以収朝廷之權而倡佯於天下謀未成而腰領已入於刑餘之手嗚呼有天下者不幸而以久弱之國當積强之寇宜以食其留侯之策處之無出於李鄭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笑

恢復論上 止齋

自古爭天下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任五載而成帝業且秦以虎

狼之强猶數世而合之漢獨何其銳也盖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収非已之城邑故得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雎水之逃滎陽之脫瀕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争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没齒不能侵歸疆

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夫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以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其高帝為之也嗚呼後之人主不幸而失天下之全顧得為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半乃止於晉之元帝亦孰能處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

恢復論下 止齋

處晉元之世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學光武也亦有所弃而已矣大抵不有所弃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者特未可深留而固閉之也以天下之大深留而固閉之雖守之不足況於攻乎哉高帝之所以踣項氏者以其弃燕齊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駕於魏者以其不弃吳於孫氏也方信之虜魏豹也請益兵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帝灑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歷下也請自王之帝幾誤矣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

帝之明於前而良平善料之於其後也且帝以五諸侯之兵顛頓於滎陽成臯之間帝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并齊哉假如帝之能并齊項氏亦躡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燕齊之壤綿亘萬里而為楚得之則楚全而漢孤嗟夫楚全而漢孤則漢之不敵楚決矣孰若弃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於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

弃齊於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劉備亦一時之傑也而其志不若高皇之大且蜀之讎莫若於魏而其力之不能有吳亦明矣蜀之急於吳者失也使其掃巴蜀之甲趍於江陵一舉而兼之則曹氏肯拱揖之而授之蜀哉是以其勢必爭爭則便且强者勝是蜀之併吳所以資魏也斃吳而踣魏蜀能自為蜀哉故莫若使吳自吳與之權而併力於魏方權之請降也其機至矣因其欲

降而德之權之所以奮於魏也以吳蜀之二當魏之一其力足以舉魏蹙魏而圖吳未晚也惜乎其不弃於孫氏而更生一敵是以卒無所成夫不忍弃之而委之為敵人之資取天下者為之哉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弃之逖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固本論 方鐵軒

為天下者不可使天下無錙銖之利亦不可使天下無

鍿銖之姦夫使天下利無鍿銖之遺而姦無鍿銖之遁宜若天下之可以大治也而天下之心益怨而日離天下之俗益詐而日偷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不少寛之也昔者堯舜之世民不知德其君亦不知有其吏三代之民知德其君矣而未知德其吏也降及後世則民知德其吏矣夫不知德其君而德其吏者吏仁其民也吏仁其民而民愛之民愛其吏而因以不忘君則吏者君民之所恃以固結者也又降而後世則吏毒其民矣吏毒

其民則民怨之然民怨其吏而猶不以咎其君嗚呼天下之民至於與吏為怨焉極矣猶幸而不至於咎其君也與吏為怨焉而不止則將移其怨於君天下之民至於移其怨於君則亦極矣極而不止愚未見其可以久安而無危也昔者秦之亡也其吏皆與民為怨者也非特其吏與民為怨也其君亦與民為怨者也天下之怨極而秦亡秦亡漢興而循吏之稱於時者始班班而可考逮光武入洛之初漢之遺黎一見司隷威儀而涕泣

思漢雖高文宣帝愛民之功而吏亦不為無助也書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天下之心如此其難固也而吏又從而毒之其能不解乎是以古之為天下者循循焉撫摩其民而溫煖之日夜選練其百官獎用仁愛之民而汰斥其無良者而役之則有時歛之則有限不得已而刑罰加焉則時有所貸以致其寬凡此者皆所以繫天下之心也昔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

户數及智氏之難沈竈産鼃人無叛意彼固有以得此於民也嗟夫後世之吏繭絲者衆矣

古文集成卷四十

古文集成卷四十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巳集三

論

議財論　鄭景望

大易有訓聚人曰財洪範明疇政先食貨中庸以九經為國而足財用於百工大學以明德平天下而論生財之大道故財者有國之司命理財者非可緩之務議財

者非不急之談也高論之士握孟子仁義之説聞言利之人急起而疾擊之不使喘息於其側置金穀為猥務視三司度支為濁流以鉤校簿書為冗職漫然不肯誰何於戲獨不以吾一身一家而思之夫飢而食渇而飲自何而至仰而事俯而育自何而給彼晉之士大夫以清談欺其妻孥果能枵腹而赤立乎天下之大事非一端百官羣吏軍旅征戍朝聘會同郊社宗廟城郭宫室器服車馬之用矜寡孤獨凶荒札瘥之賑恤皆堯舜三

王之常規非後世創為之也一日非財百事无解而欲置之度外亦幾於不辨菽麥矣雖然自周之衰先王之制亡人欲日侈用財者多秦漢而下類以四海九州之財賦養一人而不足於是賤丈夫者出而伸其喙剥膚椎髓以厭一人之欲其原既開不可復窒後之承前有增無損凡先王之予於民者奪之盡矣所以散在民者斂之極矣利析秋毫而國用常乏雖以惻怛好治之主其所奪者不能復予其所斂者不能復散也不惟不能

勢亦不可也嗟乎高論之士雖不達時宜彼其平時讀古人之書見先王之政纖悉委曲無非假民謹之重之不敢少放回視後世如許則聞言利之臣遽起而擊之望財利之司疾趍而馳之蓋亦無足怪也然時世不同事變非一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苟不勝後世之弊欲一取先王之法而繩之此時君世主所以病其說之難流俗鄙夫所以呵其法之迂有志之士亦日悼其說之不合也抑不知先王之法雖不可

遽行而其遺意猶可言也蓋先王之於民愛之也厚之也子之也散之也而猶懼其或傷焉夫財出於民而愛之厚之子之散之是豐其本之術也烏有本豐而末不茂者哉苟知此意則可以議邦財司民命矣先王之陳迹無襲焉可也

議財論 鄭景望

夫財安從出哉弊去矣而不知養其源吾未覩其可也山有材焉旦旦而伐之人見其濯濯也斤斧休而牛羊

樵牧之不呵則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末矣先王之時爲民者四而以智力交相養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力猶必有所事而後食況耳目手足無故者哉其不得游手而食必矣今之所謂游民者何其多也高宫大室撞鐘伐鼓談無演空惑誘癡甿謂之緇黄之游懐黄挾彈玩養鳥獸六博蹴鞠歌舞游行謂之市井之游冒名守闕充塀溢廡交相賛助招權爲姦謂之官府之游若此之類不可殫言賈生所謂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者也昔句踐還越令壯無娶老老無娶壯女十七男二十不嫁不娶罪父母葢欲人民繁息為國之用今有民而委之無用亦可惜哉今之四民亦非古之四民也士舉無用之文以媒利祿立身事君何嘗在是則士亦游矣工作無用之器以競奇巧而食用所須苦窳不堪則工亦游矣商通無用之貨以煽侈靡而實用所資往往不通則商亦游矣嗚呼民相與游而人之類未相食者幸吾農民尚守耒耜而已然而解

凍而耕暴背而耘櫛風沐雨霑首濡足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其勤極矣而又有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収成則公私之債交相互奪穀未離場已非已有羣游之徒聚而饞之又從而嗤鄙之良可哀也故其子弟時出城市目覩盛麗歸視其糠粃不飽短褐不蔽其心揺揺已不安於畎畝矣不急救之是農又將游也古之為政關市有譏僞飾有禁執左道以亂政者有誅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者有誅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姦色亂

正色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無帛不績者無衰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皆先王抑末厚本之意苟損益而施之使彼輕而此重其不轉而歸南畝者寡矣至於占田有限以抑兼并之家儲粟有勸以廣凶荒之備選擇守令嚴責實之政則田畯之官何必復建也寛養農功省公家之傜則力田之科何必復立也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法者天下之大防而已要當明好惡以示之則靡然向方上

革其弊下養其源譬如疾已去體而厚加調養孰能禦之吁治道無難顧力行何如爾

議財論 鄭景望

莫非王民予奪斂散其權在君何事非君治亂安危其權在民先王知人上之權不足恃也而一聽於民凡有所欲委曲彌縫不敢有已故制其常產與之相生養之道為之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酇鄙縣都夫遂溝洫澮川畛塗道路徑術以相居教之耕鑿種藝稼政女功飲食

醫藥喪紀祭祀判妻入子畜牧用財以安其生老弱廢疾孤窮則有恤養之政艱厄凶荒札瘥則有賙救之法巡稼移民合耦趍耕以裕其力通貨斂滯貰賒貸假以周其匱懼吏之侵牟則為之大比以周知山林川澤器械六畜之數懼役之不均則為之稽其夫家以歲之上下為役之久近事以民立而無長事官以事建而無羨官思慮周密纖悉不遺既措之温飽安樂之地而後身與其享民樂其愛已而閔其甚勤也於是輸其天育地

產與已之所致之物以供王之飲膳器物匪頒賜予賔客喪祭以充府庫以供玩好多而不厭而先王亦以為當然粒粟寸帛籍之有司要會鉤考不敢私焉少有不登惻然變色邦計民財固未乏也而與士大夫捐膳徹樂矣嗚呼彼豈不知予奪斂散之權在已耶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後世不復能制民之產而先王之良法美意日以消亡廟堂之間苟曰王府充軍儲備則幸矣餘不暇問也而民始自為生矣自山海藪澤之利公家専

之冗食逐末之人耗農者衆而民之為生始勞矣自粟米絲麻蔬果魚肉竹木薪炭百物有稅而官司之法月較日比羨則有賞虧則有誅上下相蒙不知其自何而來也汙吏黠胥又從而私漁之而民始無以為生矣夫先王之於民與之為生而後世之民至無以為生不反其本方焦心勞思患於無財族談羣議以圖生財變法易令以求豐財吾恐民之大權有時而或用也世固有達於人情物理知先王之遺意者過而問焉其知本矣

理財論　方恬

理財之說古今談之盡矣愚不能復有說也非不能復有說也不忍復有說也今天下之利已盡籠而歸之公矣而猶復有說則桑洪羊商君之術愚不忍復言此也今天下之財所以不足者何哉害農者繁而去本者衆也古之為民者四而農其四之一也今之為民者六而舍農者六之五也而胥吏不在焉胥吏蓋害農民而蠶食之者也而又害農者之一也則是今之為民者七而

游民者居其六也而兵徒又不在焉傳曰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今天下農民益少於古矣而治財之吏惟農之為困有田者耕之而輸粟於官者有增而無減也有桑者蠶之而輸帛於官者有重而無輕也故耕之而食不足於口也蠶之而衣不足於身也則誰肯利於農而不去也今蠶者之桑有折而薪之者矣耕者之田有逃而棄之者矣急而不止則農不安於田畝而盡棄其生業背本者益蕃從末者益衆

而貨財之源先竭矣凡今治財之吏皆為人主驅良民而為游民者也天下之民其良者惟農而其羣不逞之民則聚為末作散為游民游民之中其雄且黠者則為商令天下之良民已重困矣而議者方以排商賈為策嗚呼今商賈不可更排矣今闗市之征法益苛矣征榷之利取益重矣而商賈亦且困矣儻又從而排之則散而入於盜賊如是而又不察焉又將驅游民而為盜賊也驅良民而為游民則國貧矣驅商民而為盜賊則政

亂矣國貧猶可為也政亂不可救也嗚呼胡不反其初而求之乎彼其初何為而利於農也無乃上之人以務農為至重而能寬其田租者乎故欲天下之富庶則莫若重農重農則莫若去苛斂去苛斂則農益勸農勸則趍本者衆趍本者衆然後商賈可稍抑也游惰末作可漸禁也異端之無益於世教者可驅之而復歸南畒也何者彼既利於農則不為農者雖驅之而不為盜賊也何者有農之利誘之而不至於途窮而無所入也使天

下之游民不利於為農而又途窮而無所入則驅之必為盜賊矣

抑商賈論 三山林之奇

田野之民安於耕市井之民役於利嘻亦信矣田野之間猶有帝王之遺民而市井風俗嚚嚚乎其深染於秦漢之習矣乎有語田野之事於市井之民則必笑以為愚有陳帝王之道於秦漢之君則必斥以為迂識者觀之直為長太息也堯之典豳之詩令人視之直為何等

語而廟堂冕弁切切及此然而帝王所以厭吾民詐僞之心而域之於春風和氣之中略無他事吾觀其田野之間則見其民厖厚淳質絶無機心切以為天下皆此民何畏乎不治商鞅桑洪羊之徒視天下千智萬詐舉不能脫吾籠絡之内而筭計見效霄壤於古吾觀於市井之間則見其胸腹機穽背面矛戟竊以為天下皆此民何畏乎不亂治亂之機亦易曉矣有識之士常欲抑商賈而歸之農嗚呼是誠美意也雖然吾未知其所以

抑之者何説也必將曰致均輸立平準制百貨低昂以排之乎必將曰管山澤之饒則商賈無所牟大利以侵漁百姓乎是其説非不美抑淫刑以禁姦好戰以止亂皆自文其過而已矣以此而革人之心正足以啟人之心試觀秦漢而下於前數者未有遺術何其民益異於帝王之民哉吾嘗竊恨秦始皇壞天下風俗正為行此等術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農不可以無賈而賈不可以勝農當井田未壞之前農於天下居其什九山澤之

占有限器物之竒有禁雖勸之為賈猶不能盛聖王未甞暫啓之也農之於田既不能以自有天下之民苟非愚且弱者不肯操耒耜衣襏襫以為人役儻無懋遷之路何以自養上之人乃曰奪其資塞其源使盡歸心於畎畒之間嗚呼勢不可行矣勢不可行而文其辭以行之吾知其用心不過欲使為國者自為商賈而已矣安有自為商賈而革人之為商賈哉正恐其誘人為之不暇也何者奪商賈之路而官自為之其何以流通乎始

欲抑商賈而歸農卒以商賈不行而自農然則始者猶陰啟而陽抑之卒將至於公誘其民而為之也居後之世欲還古人之俗必先為民處其為農之地然後可以節其為賈之塗若曰未暇遠議而姑少抑商賈之風亦當自國始不當自民始

古文集成卷四十一

古文集成卷四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巳集四

論

貴助論 程大昌

獨力所勝不如兼力之輕獨智所謀不如兼智之明有助之勝乎孤立也固矣而天下之論者曰才兼人者不資助也嗚呼天施地生日月遞明陰陽錯行猶不能無

待以獨成而人獨能天地日月隂陽之所不能者歟召公之求去也周公作書留之其言曰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吉甫之誦山甫也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愛莫助之周公吉甫才絶人矣猶以召公諉責之為憂而補袞無助之為嘆曷嘗以智力有餘而了然無所事助歟政使無所事助而猶得助焉不害乎分已責以自逸也而况幾微之兆藏於眇忽千里之謬差於毫釐固有不得師心而自是者歟征苗之役

舜命禹而行之蓋未有不以兵而為能柔遠也逮伯益
陳德以贊而禹始班師兩階之舞七旬之格非益莫致
誠使才如大禹猶資益焉而謂人可無助歟漢唐以來
世有相而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擅聲稱於千百年間
未必世世無與匹或者獨智獨力之所就不如兼智兼
力之宏大也夫惟有規而有隨焉則美成於久矣有寛
而有嚴焉則治不偏矣以至謀斷之相因正變之相資
率皆習彼此以成能焉故其能為全能而功為全功非

獨力之可跂也雖然勢得相兼者數公之幸也致其兼而使肯相兼者亦數公之善處也房玄齡之建謀也曰非如晦莫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是如晦初未嘗斷而玄齡亦無資斷也然必歸重於如晦者若已不能決而求決焉所以和其助也曹參之對惠帝亦自以為不及蕭何故事無所變更此其肯為之助也歟故夫才大則難明勢敵則易忌挾難明之才而資以易忌之勢則勢可兼而不肯兼固有不平於其心也作史者不稱

數公之才而俱以同心美之其知本哉其知本哉

贊襄論　曾穀齋

古之相也無異而有異今夫其位崇如其爵穹如其祿豐如是佐君者所同也其接從容其與容勿其懼也魚水其固也膠漆是得君者所同也家可亡吾君不可忘身可殺吾國不可奪命焉斯寄孤焉斯托是報君者所同也然有異焉非所操之異也用不同焉非所用之異也遇不同焉由今觀之周公大聖人也而求如伊尹所

為有弗能非弗能也弗容能也伊尹大聖人也而求如禹臯所為有弗得非弗得也弗可得也是故禹臯之相也大以簡大以簡故其德備伊尹之相也直以遂直以遂故其業巨周公之相也艱以婉艱以婉故其功顯且夫拮据拮荼憂勤以思周公豈願哉然欲堯舜君民以重自任是弗容能也五就辛勤一訓諄複伊尹豈樂哉然欲賡歌一堂都俞數語是弗可得也雖然有聖賢之時有聖賢之權有聖賢之道時之所在而權用焉權之

所在而道形焉故曰禹臯伊周則一轍也漢唐非無相也高惠之間大業已定然而寛大襟懐不無猜防之心鎮静基業不無動揺之患諰諰然周護容備而不敢肆蕭曹之為相也何其畏且謹也孝宣非不曉解也傷其過曉解也精明有餘而寛裕不足以嚴相徇而不知相濟雖或號為寛大而所就無幾丙魏之為相也何其懍且促也太宗雖好名雅有志於前古之規轍一時翕合諫諍征伐悉有其人藉第弗皆當也然總持其綱以遂

其君臣相與從事之意而有可否焉房杜之為相也何其裕且整也明皇非無姿也不由其道銳而輕明而不固崇之進也要之也而璟之日又甚淺姚宋之為相也何其隘且迫也嗟乎數君子之所立雖不無優劣也三代以來僅有此耳而於大者俱缺焉是不能不令人慊然也非咎之也望之也惜之也故嘗以謂隨世以就功名君子所不免也講之平時用之一旦君子所當思也盡其在我勉其在君君子所當思也隨今為異而不悖

古以為異君子所當思也能其君者孔明也因其君者漢唐數子也大其君者傅說召公也聖其君者伊周也神其君者禹臯也作贊襄論

變調論 曾毅齋

天地之大則一指也宇宙之廣則一握也古之聖賢出而有立於斯世夫豈眇其身而自小其用哉券霄壤為四肢而不知其有異也貫陰陽為一息而不知其有間也是故體此以出治者君也體此以佐治者相也君能

是而相不能是其失則孤相能是而君不能是其失則偏兩能是則昌兩不能是則荒循而星辰時而雨暘鎮而山嶽寧而河海遂而人民孳而鳥獸亭毒之間無一毫足以疥吾治則天下理太平立矣帝王盛時疇弗用是道然而咸若裕如僅見一二語若不切切於是者彼蓋視為當然而君相所當共留意焉者故隨其效著而輒及之非差事也周官作大小職以分六卿帥屬事悉就理綱維是主張是者不容缺也爕理寅亮始立三太

少而一不以他故屑之無幾何也泰和之風藹然薰塞於四方萬里之間雅頌詠歌迄今不泯則亦有自也然嘗攷之陳平之於文帝反覆開説言非不切也漢家水旱盜賊陰陽之變為相者輒不免責非不嚴也自是而來未見有如雅頌之所稱者則是何故後元以降熈然豐殖亦云可矣政恐干戈之禍暫息穹壤之和俶集醞釀淑郁於五六十載之間天與人因治與時偶兩相際焉有非六出奇計者所能獨了是也不然天馬白麟黄

龍五鳳遽以為陰陽和嘉瑞應且謂黄霸二三君子實召之寧不啓竅言滋媚習乎兹非為是鍥論也漢之君責其相則是而所以責其相則非也朝夕汲汲困其身於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叢俾之惶焉恒焉救過之弗給何暇從容靜嘿思所以與天地造物接哉雖然誠與天通念與事接兩不相掩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此心運用初何有一刻息機務酬酢要不容以自逃陶鈞斡旋要不容以自已顧不與之俱馳而淪於叢脞以自累則

一念明淨一念貫通也一事端忠一事感格也交際同流太和保合天地遠乎哉作燮調論

經綸論 曾毅齋

天下大物也不可以小智私不可以小道持必有大於是者從而掎挈焉運動焉斯可以久安長治而無後患蓋萬鈞之鼎非烏獲而舉之則必絶臏以斃嚣一不用而置之於屏處則菌衣生之蝸蛛叢之不至於腐壞不止也古之君子出而佐人之國静則觀勢動則觀變經

營圖回不敢暫息為是物也大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為言猶曰運用區處各有攸當四方萬里必使無一隅偏而不舉也必使無一民梗而不帖也必使無一事悖而不順也如斯而已矣而或者獻疑曰開闢也創造也是之須爾守成其何庸所謂開闢云者天地劃分人獸交迹疆理弗辨綱常弗立天下不可一日居也則必正民彝設民極辨正體經綱維分畫發十三卦之藏使民用以足夫是以四方正而萬民莫古之人有為

之者風后力牧舜禹臯陶之佐其君是也所謂創造云者上無明君下無賢臣紀綱蕩然制度隳然八紘絶而四維墮天下不可一日堪也則必興師鞠旅南征北伐以救瘡痍以脫塗炭夫是以基緒植而事功成古之人有為之者伊尹太公之佐其君是也又其下也志於立國而未必為民志於取天下而未必憂天下然而權謀之中有仁義焉戰伐之中有公恕焉是亦可以自附於前古之人有為之者張子房諸葛孔明之佐其君是也

若夫有盈可持有成可守統紀素明也禮法素具也京師有奠枕之安邉陲無揷羽之警則雍容廟堂唯諾殿陛光輔太平優游樂歲尚何以經綸為哉雖然竊嘗譬之人之少也四體盛强百骸堅耐觸風冒露一無不可而六氣運行間所侵薄猶不能不為鍼熨攻療之具況其壯乎況其老乎一指之大一脛之瘇豈無如賈誼之所當憂者乎養以膏粱伐以藥石豈無如崔實之所當審者乎在膏之上在肓之下豈無如秦緩之所當防者

乎風寒數處何者當先禦脉病人病何者當速療昔人有言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皆足以殺人作經綸論

用望論　程大昌

用人望以順衆嚮也一鄉一國之望一鄉一國嚮之矣天下之望天下嚮之矣衆固嚮之我獨置之是為咈衆咈衆者衆亦咈我也我之所用衆不謂是我之所措衆莫肯孚其咈衆邪適以自咈也且其嚮是人也以謂是

惟無用用之決能表治而福民也吾其咈之彼謂我過膏澤使不流也雲行於天雷震於地未遽雨也而槁民有生意焉意期之故心嚮之也是以君子乘此機而用此人也則功未效而成形已著於事先矣舜之用賢也元凱先焉為元凱者非不能施功而水土自平也不用力而五教自叙也選用之初天下固許舜以為功者何也是十六人者世濟其美斯民注其耳目久矣堯未及用則天下欝欝如有負焉舜申其欝欝則天下欣欣如

有獲焉是元凱雖未功而天下固必其功矣舜非能悦天下也而能不咈乎天下也是謂以民治民以天下治天下因其嚮而答之之謂也且夫衆望所屬固有父天下而號天下之大父者又有能子一邑而得冠天下之名者至於景星之覩龍門之登鳳鳴朝陽之賀心順嚮之徃徃以其人之用舍卜天下之幸不幸豈可咈其嚮而無所答邪是故以已用人庸有不宜而因衆用望者無適而不宜也衆望在循吏則龔黄用矣衆望在名節

則嚴周聘矣衆望以舊士為重則紀顧之徒擢於晉衆望以文儒為重則瀛洲之選重於唐彼以所欲嚮之我以所嚮用之縱横曲折豈有時而不宜哉故周人典賢之法因民之所自擇而還使之入長出治孟子用賢之術必徇國人之所共賢而徐加採擇其亦求順衆嚮而宜天下者矣

諏訪論 曽穀齋

嚴尊卑者謂之分晝上下者謂之勢通彼此者謂之情

達可否者謂之辭分與勢有截情與辭無窮是故賢且明者不以分廢情不以勢廢辭守其分履其勢巋然其崇而弗有其崇熣然其榮而弗有其榮降而下之抑而晦之使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欣欣然津津然皆欲自進於其前而無所於憚有言得聞有語得達辭之喜怒者情之屈伸也辭之善惡者情之好惡也會通焉紬繹焉一人之辭無阻抑捍絶之憂則一方之情無壅底滯塞之患推而大之八表以達萬事以察功緒以挈

民庶以悅勲績以傑聲實以晰古之善相人之國者捨是何說哉不善者反此昂昂然訑訑然使人仰之如天神之尊而不敢親望望然皆將求去之之不暇敢有言乎有言矣敢盡言乎一節之塞萬善之窒一隅之蔽萬法之敝無疑也雖然世未有如是之人而足以佐人國也世未有如是之襟懷器局而能成大功立大業也然而尊固根於早養尊之久者有時乎不自早高固基於下養高之久者有時乎不自下富驕貴侈豈期而至獨

不防其將也哉況夫輕王公藐大人世每不多見而仰視貴人之光容則低回瑟縮而不敢近者比比皆是銳然而進恐然而退蒼然而來愲然而去夫豈少哉嗚呼千百人中而有一人焉不獲其情固未足以疵吾相然使千百人中而有一人焉不獲其情亦豈足以示吾相哉且夫還遻𧽏貌執之士多至百人又多至千人使其皆賢也則必如閎散顛适著其聲者矣而未聞焉其不足以進於周公之前亦明矣而僕僕吐握不敢少後豈直

借此以自牧哉諮諏訪問當必有在不然虛揖默拱一覥而退竊意聖人不爾為也一家之中有子弟焉有臧獲焉有親故鄰曲焉通其情達其意使洞然無所隔是家道所由以肥也戛戛然藐而不之接偲偲爾汝懵不聞焉則家必睽睽則替矣是相天下之説也作諏訪論

選掄論　曾穀齋

君不能自治故屬之相相不能獨任故屬之人一日萬機之繁千官億醜之多寸心兩耳目之聰明安能盡籠

而睹記焉是必有屬故夫君屬之相相屬之卿卿屬之監司監司屬之郡上下相維等級相傳然而散之下則衆歛之上則寡崇正斥邪進賢退不肖提綱挈領相實任責寧不大哉寧不重哉然嘗聞之天之生人也氣不皆全也一有偏焉性質以異陰柔陽剛各品殊形賢者常少而不肖者常多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滿天下此一說也苗莠相欺朱紫相奪僞假真售姦託直遂出入翻覆千蹊萬轍有未易以窺且詰此又一說也君子常

剛小人常柔君子多梗概小人多脂韋君子惡詭隨小人喜順適而又身為天子之宰輔崇嚴威重每未易以犯往往熟聞輭媚而聽激烈正直之言則易驚習見柔順而逢剛方挺特之士則易悍此又一說也矧夫揆之於時所忌者若人也揣之於俗所便者若人也所與親者未必樂斯人也則進之終弗安所與處者未必快斯人也則用之終弗果雜是數說有一柴於胷次間則變目易耳移情改意姦旦佞進而賢與君子日以遠矣嗟

夫一賢見踈未足恤也一不肖見用未足慮也然亦有以外補利害試一數之者乎一路之間輕昇一節纔一節耳而一路為之騷一郡之間輕昇一麾纔一麾耳而一郡為之擾始有所牽而求以悅一人終有所悞而至於不悅者千萬人即其千萬人所不悅者而推原之則亦豈無所歸也哉又况所牽者愈上則所不悅者愈大矣雖然於此有鈞焉於此有衡焉運之於中提之於上洪也纖也良也窳也軒也輊也悉聽物自取而不亂以

人不參以已則賢不肖判君子小人不至於易位而天下定矣作選掄論

古文集成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四十三至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許蔭培

古文集成卷四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巳集五

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東坡

東萊批 統體好前面閑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葢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

大凡罵題先說他好然後罵中間出入意外說我乃筆力高人處

郎學士曰 出公羊傳註公墓誌云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多文不工公始具草

文義粲然時以為難

斆齋評曰此篇論春秋不治夷狄其不治者乃所以深治議論儘有味中間鋪叙齊晉行事未能純為中國秦楚行事未能純為夷狄聖經終抑夷而尊夏者此正可見其用法至詳處末又說戎之會公不敢深責其禮文意亦高妙

全篇並東萊批註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說大意起頭有力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鎖處有力亦使得體春秋書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也（公羊隱二年）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書公如葬齊桓公之類是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如宋衛陳鄭之屬皆齊晉相與之國）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書州如荊人來聘之類是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問架○立二段若无處結便不成文字亦本原毀郎曰如崇如介人如江黄之屬皆秦楚相與之國）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散說若不如此

散說都无氣此等皆是放散錯綜處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此是段中有力處○此二段說得中國所以不與夷狄處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如秦穆公楚文王之流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有力處○意在後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嚮焉再整頓說起解前去有善則汲汲而書之下字切○如書齊桓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如齊桓滅項則書師滅項晉文召王則曰王狩之類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

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纍而後進如荊之入蔡伐鄭則以州稱至於來聘則曰荊人焉所謂善纍而後進者類此有惡則累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見所以不與處。商臣弑其君頵止書楚子卒所謂累而不錄者類此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統鎖有力。幹前後意此句最得體好幹下意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說盡了他又生意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

（意外一篇好處在此說正意了自此已下一句轉一句）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看上說戎狄全无分解處人皆以為如是重深絕不治處令乃出入意外而說戎如此乃見其筆高人處）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此輕說過便見不治繳結有力結前後意）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

說入中國來 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見不治治之本意 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結得盡處一過好 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關鎖上面无此則前散漫○結有力

匈奴論 東萊

治天下者不可以夷狄之強弱為中國之安危使夷狄之勢強耶則吾中國之不可不治也使夷狄之勢弱耶

則吾中國亦不可不治也吾知治吾中國耳彼夷狄奚有於我哉譬之治家者睦其宗族制其童僕謹其扃鐍高其垣牆此治家之常法也是法也不為鄰之厚而增不為鄰之薄而損不為盜賊而設不為無盜賊而廢蓋是數者之法為吾家而設非為鄰里盜賊而設也惟治天下者亦然夫中國之與夷狄其不相為用久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北戎為胡門自三危而至於朝鮮所以限戎狄也南戎為越門自岷山而至於甌閩所以限蠻

夷也是中國之與夷狄風俗不同嗜慾不同彼之休戚何豫吾之利害哉是故先王之待夷狄其來不喜其去不怒其欣然而朝覲也特象胥之職爾特行人之職爾禮秋官象胥之職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盛行人之職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吾心初不為之驕其悍然而侵畧也特司馬之職爾特士師之職爾夏官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國秋邦士師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吾心初不為之沮彼方紛然自來自去而治吾中國者亦未嘗一日廢

馬及至後世當夷狄之强則自以為危危則戒戒則治當夷狄之弱則自以為安安則怠怠則亂故夷狄之强弱雖不足為中國之安危而實兆中國之治亂此無他為人君不能自治中國而每以夷狄為輕重也漢自宣帝之前匈奴盛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斬郅支單于祠郊廟

其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其年單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勤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强而生於渭橋之謁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賔非祖宗之治不若宣帝特其勢自强耳及宣帝之世欵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豫於中

國而宣帝乃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於後世
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
匈奴既服則天下無復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於亡
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自古深謀遠慮之士多以為無
外患則有内憂晉與楚戰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盍
釋楚以為外懼乎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人臣之
告其君不能使之悟而徒欲其懼使夷狄敵國常强則
君猶警懼敵國之患去則君必驕矣是其説雖足以致

今日之懼亦所以啓他日之驕得失適相半耳盍若告人君以治内之說彼夷狄敵國之或盛或衰外患之或有或亡皆無豫於吾事惟專意於治内而已如是則吾說可以常行而無弊矣此又進言於君者所當知也

和戎論 止齋

後世之師不可以三代用也非三代之不可用也後世之不能三代也昔湯之於葛伯大王之於狄人嘗畀而下之矣然皆出於睦鄰之誠心而非所以餌敵故惟商

周而後可以為之未能商周而襲其跡則將自斃以資寇何者惟有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者可以無事於術而聽其自爾也漢之高帝自惟其無商周之德也故其圖天下一出於術欲離之故合之欲奪之故予之雖其道異乎湯武然世之善論者未始不多其自知之明而審其所處也方其羣雄競馳躡足而爭赴者亡秦氏也周章百萬之師戰於麾下以嬰其鋒而已虀粉於章邯之手沛公誠勇者詎能徑入之哉故為之舒遲

容與陰以利啗秦將及秦將一欲連和而嶢關之戰已合矣高帝之入秦也和也項氏手裂土宇錯建諸侯之國其綿壤千里爲楚漢輕重者無出齊右也故虜魏豹蹙陳餘帝皆付之韓信而無憂獨念夫田齊之强桀猾變詐未易以力鬬乃遣酈生說之食其之說一諧而淮陰之衆俄集於歷下則高帝之下齊也亦和也至其身以屢衂之卒抗雷轟焱至之楚轉戰五年棄官軍而狐竄者屢矣帝之意知夫漢之不楚敵也而惟和可以驕

之滎陽之圍嘗請和於楚矣而羽不聽葢有范增者在而帝之計未行也漢之四年也羽以兵少食盡自申鴻溝之約當是時籍志衰矣漢得天下之半若可以氣要而威制之也而方懽然與之畧無難色帝豈忘羽者耶東兵未反國而垓下之追曳踵而至史臣以為良平之謀不知夫高帝之蓄於數年者葢至此始獲逞也高帝所以滅項者抑又以和也嗚呼而今而後知夫豪傑有志之主其所以有就於天下者未可以小廉曲謹論也

高帝之仆勁敵而俱以和市之使帝不忍食區區之言負信誼於天下則大事去矣安能基四百年之業哉故夫高帝之深持不校之形以陷敵人於術中者君子皆不之罪蓋其圖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後之豪傑有志之主能三代則三代若猶未也得如漢高亦足矣

易敵論 止齋

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人之國者是易敵也夫易敵者兵家之深忌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

人亦有犯兵家之深忌而涉乎天下之至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常韓信之將兵楚漢無與侶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擊魏也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栢直始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之趙魏而有二子者為淮陰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吾觀賈誼之謀匈奴欲以五餌啗之而不知中行説之教其君者正欲其絶漢物趙涉之説條侯自以為從天

而下之計而吳有田禄伯者其計適併於涉唐太宗揣高麗之上策而劉盧之策果合於太宗則夫詭思竒慮之士靡國無之用兵者挾已之長而短人其危也哉知彼而不知已此兵法之所殆也雖然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傲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何往而可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強而怯其弱不憂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忽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驕與忽之

心勝則賢者之謀不入一危而戒則屈已以下人必有出而扶持之者矣蹇叔之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於夫差屢勝之後至於秦師壓境則鄭伯倉皇求計於之武會稽之恥句踐屬心於種蠡無他强弱勝負之勢使然也君子之料敵必於此乎卜之故夫窮寇不之迫而立喪亡之國必寬而假之者蓋恐夫急攻疾取所以深其慮合其交而使之自為計也嗚呼守即墨而田單奮入郢而申包胥哭此燕吴之所以反

大敗於齊楚也悲夫

知敵論 林光朝

以兵餌敵此最策之下者也而鄭楚以此獲勝何哉蓋必先知夫敵人之情偽而後可用者也苟或敵人之情偽我有所不知我之詭謀敵之諜者或得以知則其謀不可用而其兵不可勝也北戎之貪鄭人知之因其貪而餌之以兵彼惟貪是視也詎知吾有三覆之謀耶吳人之輕楚人知之因其輕而誘之以師彼惟輕是視也

詎知吾有三覆之謀耶故貪則餌之輕則誘之不貪不輕而後兩敵之勢等吾於此亦有術以待之名曰審機彼之大臣相疑也吾則多出間諜以惑之彼之將臣失權也吾則虛示譏謗以擾之帳下之情變則敵酋可襲水旱之禍亟則邊民可誘未有可勝之機則拱以待一旦之變已有可勝之勢則陰以鼓三軍之心如是而久之以歲月持之以謹重勿以少挫而傷吾之氣勿以少勝而驕吾之氣勿以無功而墮吾之氣勿以老師而憂

吾之氣氣既充實兵既持靜而後可以觀敵人之變若是而不全勝者吾未之信也

武備論 止齋

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為犢變劒為牛變矛戟為鋤耰變營壘為畎畒凡烏占雲祲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足為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

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先王於太平至治之世嚴師徒肅號令謹閱習所以銷患於無形保治於無極曷嘗以兵為諱哉且虞周之時為治邪為亂邪雖甚愚者知其為至治也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典謨所書在內則明射侯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未聞其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為治邪為亂邪雖甚愚者亦知其為至治也武王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

然司馬所掌於春於夏則有振旅茇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聞其以兵為諱也舜之備既具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之詩武王之備既具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頌人見其鼓琴之逸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勞也遂以為舜之治盡於鼓琴人見其建櫜之易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難也遂以為武王之治盡於建櫜使鼓琴可以盡舜之治則房琯之惑董廷蘭何為有陳濤之敗邪使建櫜而可以

盡武王之治則始皇之鑄金人十二何爲有勝廣之亂邪鼓琴一也舜則可以琯則不可者有備無備之分耳建櫜一也武王則可以始皇則不可者有備無備之分耳房琯不善學舜者也始皇不善學武王者也論至於是孰謂練兵嚴備非太平之先務也愚故曰兵者非治世之所諱者也大抵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可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可以偃武人徒見文帝之結和比鄰煙火萬里以爲偃武之功也殊不知文

帝所以致此者以有細柳棘門之備而已人徒見章帝之儒館獻歌戎亭虛堠以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以有金城戍邊之備而已人徒見太宗之四夷冠帶胡越一家以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太宗所以致此者以有殿廷習射之備而已晉武帝當平吳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州郡之備終致五胡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元宗當開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中國之備終致祿山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德

宗當興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河朔之備終致藩鎮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由是觀之銷兵乃所以召兵閲武乃所以偃武其理甚明無足疑者然則人君當無事之時其可不為先事之備乎抑嘗謂衆人之所輕乃明君之所重衆人之所後乃明君之所先凡開闔操縱之權固非常情之能窺測也何以知之以光武之事知之當用兵之際衆人之所重者騎射也所輕者詩書也光武乃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於戰馬擾攘之中而

篤仁義禮樂之用輕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輕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當偃兵之際衆人之所先者文事也所後者武備也光武乃疏築亭障脩明烽燧於宴安閒暇之中而嚴守禦捍防之備後衆人之所先先衆人之所後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天下方尚武吾獨示之以文天下方尚文吾獨抗之以武一弛一張與時推移彼見其勝敵謂之勇見其治國謂之柔是皆刻舟膠柱而求其迹者也烏足以知光武

古文集成卷四十三